

世纪

苍穹下的仰望

CANGQIONGXIADYANGWANG

刘辉 尚晓娟 李硕 选编

经典散文



延边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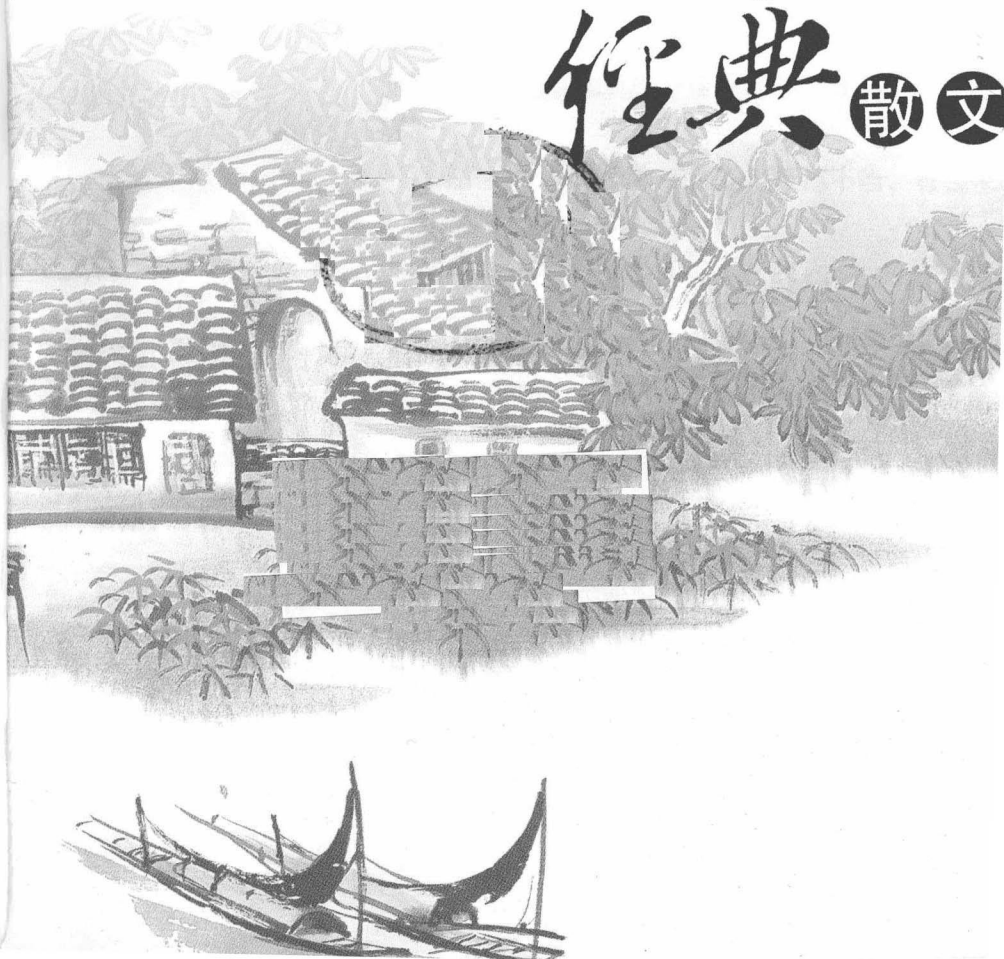
1266
269

苍穹下的仰望

CANGQIONGXIADYANGWANG

刘辉 尚晓娟 李硕 选编

世纪 经典散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纪经典散文. 苍穹下的仰望/刘辉, 尚晓娟, 李硕选编. 延边人民出版社, 2006. 9

ISBN 7 - 80698 - 375 - 9

I. 世… II. ①刘…②尚…③李…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现代②小说 - 作品集 - 当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4168 号

世纪经典散文

苍穹下的仰望

刘辉 尚晓娟 李硕 选编

出版发行 延边人民出版社

印刷装订 河南新华印刷厂

总策划 王春晓

责任编辑 崔承范

主 编 王海艳

封面设计 刘 阳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698 - 375 - 9/I·41

定价:357.60 元



世纪经典散文

SHIJIJINGDIANSANWEN

前

言

当你拿到这套《世纪经典散文》时，会感到拥有一部跨越整个世纪，值得长期保存的高品位散文选本已不是奢望。

本套丛书由多年来从事散文创作和散文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三位学者编选。他们曾编选过多种颇具影响的散文选本，并且在散文创作中深得散文三昧。

丛书用无数条金线将中国散文之经纬贯穿起来，永恒的主题在时间长河中尽显其魅力。

种下成熟的种子，但愿它们能随风而至，在读者的心田生根、开花、结果。于是，你我的心间将芬芳四溢。



苍穹下的仰望

序 言

从上个世纪初期开始的中国散文创作历程，在整部中国散文史上无疑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它于形式和内容方面，都艰苦卓绝地展开过一场重大的革新。当告别了长期运用文言写作的那一部历史之后，白话散文获得了健康和全面的发展，出现了一批又一批卓越的作品。这样的书写方法肯定可以使得极大多数的民众更容易接受文化的熏陶，尤为重要的是它所追求的人性解放与现代民主的精神。始终在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向前迈进的步伐。

整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是在艰辛困顿与曲折多变中前进的。它交织着多少辉煌和灾难，凝结着几何欢乐与痛楚。已经发表和出版的许多写得比较成功的散文作品，都鲜明和生动地描绘出了这个时代中的社会场景、人生踪迹，以及他们灵魂深处的种种波澜。阅读一些这样的篇章，肯定是能够增加见识，开阔视野更为细腻地理解人们心理的动因，从而很有益于升华自己思想的层次与精神的境界。

散文是一种充满了主观意识的文体，在描摹社会人寰和自然环境的时候，总是侧重于诉说自己对于这客观世界的印象、体验和感悟，这样就十分容易打开自己心灵的窗户，跟许多读者朋友进行诚恳与亲切的对话，因此也必然会洋溢出真挚、灼热、浓郁和深沉的感情来。当作者以此种纯真的情愫，去面对和投入生活的激流时，又必然会在不断的碰撞与融汇之间，产生出纷纭的哲思来。将这样由人生的海洋里升腾出来的情感与哲理，通过优美的文字抒写成章，像如此丰富繁复和文采斐然的社会史与心灵史，自然就很容易引起大家的关注和喜爱了。

我们编纂成的这套丛书，分为十二本，选录多篇散文作品，提供给各



行各业中间喜爱阅读此种文体的年轻朋友们,可以很方便地进行浏览。

任何人都是在通过广泛的阅读和思索的过程,才有可能更好地提高自己的水准,形成渊博的知识、深厚的思想和出色的审美涵养。这样就会对于浏览过的任何作品,在经过认真的揣摩与剖析之后,都能够作出适当的判断来,准确地指出它成功或不足的地方。如果将自己这些珍贵的意见,通过若干不同的渠道,充分地反馈给当今许多撰写散文的作家,引起他们在深入的思考之后,能够更好地进行挥洒,这样就肯定会促进散文创作在二十一世纪的迅速迈进和重大丰收。正像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提倡接受美学的德国学者尧斯所说的那样。“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没有其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作为向文学科学挑战的文学史》)。

如果有更多的读者朋友,除开乐于对阅读过的作品,进行认真的论证和批评之外,还渴望着自己也能够从容与欢快地去撰写散文的话,那么就一定要花费更多的精力,更为细致地去阅读与钻研人类历史上的许多佳作。汉代学者桓谭在《新论·道赋》中,引用过经常与他相聚论学的扬雄的一句名言,说是“能诵千赋则善赋”。像这种对于自己人生经验的概括,真是具有普遍规律的涵义。如果想要从事某种文体的写作,确乎就必需用心地去阅读与揣摩前人在这方面的许多佳作,不通过这样刻苦的学习与借鉴的过程,那是无法跨出自己最初的步伐的,当然也就谈不上进行创新和超越前人了。

说到阅读有关散文文本的这个话题,二十世纪以来的不少佳篇,自然又是应该作为起步的一项工作,从这儿再上溯和扩展开去,通过不懈的阅读与思索的过程,极大地提高了自己审美的水准和境界之后,然后再去努力地撰写散文的话,一定会促使二十一世纪散文创作的前景,变得更为开阔和美好起来。

希望有更多的年轻朋友,都来阅读许多优秀的散文篇章,这是多么欢乐地陶冶自己情操的一种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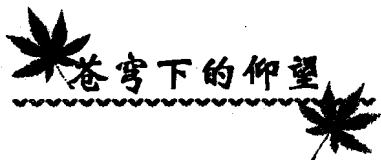
目 录

苍穹下的仰望 / 张清华	1
忙 / 王了一	11
风雨中忆萧红 / 丁玲	14
野草 / 夏衍	19
祖父 / 萧红	21
五四断想 / 闻一多	27
中年 / 梁实秋	29
回看血泪相和流 / 柯灵	32
外祖父的白胡须 / 琦君	42
阳光 / 林海音	48
多年父子成兄弟 / 汪曾祺	52
妻 颂 / 丁 耶	56
赋得永久的悔 / 季羨林	63
初出茅庐 / 徐铸成	69
青春 / 苏雪林	77
三笑记 / 金克木	85
一颗被人抛弃的砂子 / 荒 煤	89
绵绵土 / 牛 汉	93
我来自田野 / 唐 弢	96

苍穹下的仰望

生 命 / 沈从文	98
感情的野马 / 臧克家	101
我苦学的一些经历 / 蔡尚思	109
寿则多辱 / 张中行	115
思索三毛之死 / 秦牧	121
随遇而安 / 汪曾祺	127
第二度的青春 / 梁遇春	136
我的嫂子 / 李辉英	139
当兵去！ / 谢冰莹	144
文字生涯第一步 / 柯 灵	147
留学第一课 / 谢文炳	155
生 / 巴 金	158
八十自省 / 萧 乾	164
亡人逸事 / 孙犁	172
祭马思聪文 / 徐 迟	177
不死青春 / 胡 风	180
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 萧红	188
人 死 观 / 梁遇春	190
论 老 年 / 施蛰存	196
囚 绿 记 / 陆 蠡	203
命 运 / 张中行	206
逆 旅 / 柯 灵	210
饿 / 萧 红	213

苍穹下的仰望



——张清华

那儿有奇迹，那儿有神性的野蛮，
……令我心醉神迷，神圣的门户！
回故乡，回到我熟悉的鲜花盛开的道路上，
到那里寻访故土，涅卡河畔美丽的山谷，
还有森林，那圣洁森林的翠绿，在那里……
——荷尔德林：《返乡——致亲人》

一条小路出现在大地与云际之间，这是施瓦本山的尽头，海一样的褐色森林在这里停住了它的浪涛。那奔走的人也在这里迟疑了一下，他放缓脚步，回望这熟悉的山谷，迷人的风景，眼里映进了这童话般秀丽的城市。他吟哦着，叹息着，徘徊不前。

一条路就这样诞生了。而此时的我，就站在它与尘世连接的地方。我在心中默念着这珍贵的人，仿佛看见他在风中瘦削和饥饿着的身子，迷离而衰朽的目光，还有在风中稀疏而零乱的白发：他在吃力地攀登者，衣衫褴褛，气喘吁吁。世界已彻底抛弃了他，而他却还在为这世人担忧，为这大地上不息的生命而感动和吟咏。深沉的日尔曼尼亚，你诞生了太多的贤哲，



可为什么独独将这一位纯洁的人遗弃？

关于他，我似乎已知道得太多，却又是那样地少。现在是2000年的初冬，又一个世纪即将结束，在时间的涡流里，我似乎有呛水的感觉。但还好，现实的稻草还紧握在手中，脚下的泥土也似乎还算牢靠。我站在这古老的土地上，惊奇着世纪末，它的一切不可思议的和谐与安详，可我也感到迷茫：我想知道，这世界和他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必然互证与悖反的关系，两百年前的今天和现在，究竟又是怎样的一种不同，这美丽的土地诞生了他，为什么又让他和他的思想一起饱受贫寒、冷落、嘲弄和流离，我们的诗人那漂泊无助的灵魂，如今安歇在哪里？

世界的末日并未如约而至，一切都还照旧，山川秀美，容颜如始，甚至那位哲人所预言的世界之夜也尚未降临。此刻是下午三时，在这圆形的地球上，东边的祖国已将要安眠，而这里的一次远足才刚刚开始。冬日的白昼再短促，也有一番温情的盘桓。雨后的斜阳穿过密林，显得格外灿烂，天鹅和大雁就在脚下不远处的涅卡河中嬉戏，对岸的教堂里传来的钟声显得恍惚而悠远……一切都是这样地平静，仿佛这世界才刚刚开始，一切都还来得及。

我沿着这小路与尘世的连接处向山上走去。是寻常的那种山路，弯弯曲曲，穿越着林地与房屋，并不比通常的山路和街区更少人间的烟火气。它慢慢地向上，不断地在转弯的尽头消失，然后又重新开始。我并不担心自己会在那些岔路或者拐角处迷失方向，只是凭着直觉，慢慢地走向它的深处。

忽然有了似曾相识的感觉。一条小路能有多长？即便你从未来过，也会有恍若旧梦的谙熟，仿佛相约前生。看来人生的许多处境都是相似的，也许每一条路的情形大抵都差不多。对

苍穹下的仰望

哲人而言，一段路和每一段路，一段路和人生的总长，也许就是同一个概念。“在路上”，不但是生存的状态，也是本质；是思想的过程，也是思想本身。在荷尔德林的一生中，海德堡也许不过是最短暂的微不足道的一站，却也留下了这样一条著名的小路。我查阅了那么多的资料，除了一首他的颂诗《海德堡》之外，竟没有见到他在这里的任何一点哪怕是稍稍详细的记载。某种程度上我甚至疑心，这条以他来命名的小路是否真实？为什么在活着的时候无人理会，而死后却有了如此多的荣耀甚至追封？

但这是极为奇妙的一条：没有比一条小路本身更能够合适地纪念一位行吟的歌手和一位哲人的东西了。在这个世界上不曾拥有任何领地，却独独占据了思想，默守了思想的苍穹。你可以占据大片的土地，却不能独据任何一条道路；你可以统治住人们的身体，却不能占有他们的头脑。这真是一个妙喻，一个最好的回忆和证明的方式。

这也是一个奇迹。在近代以来的艺术史上，已连续出现了多个这样的例证。他们的作品和人格的意义在当世并未获得承认，而在他们死后，却发生了意外的增值。时间越是消逝，他们的价值就越是固执地凸显出来；原先越是遭受俗世的漠视、非礼和误解，身后就是越受到景仰和膜拜。这和那些当世的辉煌者常常正是相反，权贵和荣华随着时光一起烟消云散。得到的越多，那发自人内心的鄙睨也就越甚。

枯黄的和血红的叶子落下来，满地堆积，雨水已经把寒秋和初冬一起浸润得湿透。大地开始向下，而天空却比原来更显幽深。在出世的思想 and 红尘的下界之间，似乎还有一个“过渡”的阶段。各式各样的家居小楼挤满了山腰，窄窄的路上停满了住家的车辆。坡虽然很陡，但精巧的房舍还是令人费解地



建在上面，更显出幽静高雅和富贵堂皇，令来者不由心生敬畏，可见非是寻常人家的去处。尘世的富贵大大逼退了诗哲脚步的印痕，使这条出世的小路更显得有几分崎岖和漫长。当年与荷尔德林在图宾根的神学院同窗的另两个非凡的智者，是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黑格尔，以及弗里德里希·冯·谢林，他们曾同处一室同窗共读的佳话流传甚远。可与荷尔德林相比，他们却要幸运得多，因为他们在中年以后几乎就已是得到举世公认的哲人和名流了，而我们的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至死却仍是一个寂然无声的隐者，一个精神上的孩童，一个为世人嘲讽和轻蔑的落魄的疯子。据说他的暮年是“穴居”在图宾根一个木匠家的地下室里，死时是被包裹在破烂的衣服里，由工匠们把他抬进了坟墓，他的手稿则宛若纸钱般地被践踏和丢弃。在海德堡老城的法拉第街上，还赫然保留着曾在这里首次获任教授职位的黑格尔的旧居，而荷尔德林却选择了荒僻的山野。我不知道那时他栖身何处？此时我才真正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诗人的必然命运，还有他和其他一切的人相比最大的区别也许就是，他是最容易受到误解的人——甚至包括了他自己的同类；他所得到的承认，永远是最晚的。

坡道好像缓和了一些。那时我得以漫不经心地瞭望，看到在那些各色各样的华美别墅的稍远处，也还有一些看上去相当简陋的木屋，它们或隐在树丛中，或靠在峭壁旁，显得歪歪扭扭，寒怆得很。我不知道那些房子是供什么人居住的，是看林人的临时小屋，还是流浪汉的栖身之所？直觉在疑问，是否当年我们的诗人也曾在这样的寒舍里栖居？我悄悄地上前，试图看看那上面有没有什么标记，但看到那些黯淡或者衰朽的房门上，除了些许的灰尘和青苔，都是空空荡荡，并没有我所期待的那种像老城那名人街上的大师旧居的纪念牌子。屋前杂草丛

苍穹下的仰望

生，不见半点人的踪影。偶尔倒是看到一两只松鼠之类的小动物，“嗖”地一声从脚下蹿过，惊起人虚虚的一点汗湿。

或许在这样的居住和生存中，会有助于产生诗意的思想？也许我们的诗人那时还不至于落魄到在这样的陋室里沉吟。即便是已落魄到这般境地，对这位诗人来说，他也不会去书写他自己的那点小的怨艾。寒居和忧愤，当然可以成为诗人写作的动力，历史上的这类例子比比皆是，但另一类诗人，他的富有从来都是一如黑夜的混沌和大地的慷慨，他根本不会去计算生命的代价与艺术的报偿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比率，因为他实际上是居住在“世界的中心”里，存在的本质之中——他们是一些伟大的盲视者，这是一位东方的早夭的天才诗人海子说的。所以他要没来由地为人类歌唱，为生存去思虑和忧患。这并非源于美德，而是出自本能；不是源于智慧，而是出自逻辑。这样的品质，或许也可以解释为纯洁，但这也许就是为荷尔德林所说的“诗人的使命”。按雅斯贝斯的说法，诗人就是属于那种深渊性格的人，他一定会迎着毁灭而义无反顾；按照尼采的说法，他注定要去“危险地生活”，因为只有这样的生活中，才能“获得存在的最大享受”。他会因此而疯狂，而坦然，而毁灭，而高蹈，迎着不朽的光芒，迈向永劫的黑暗，在生命中失败，又在诗歌中永生。海子所咏叹的“天才和语言背着血红的落日，走向家乡的墓地”，大约就是这个意思。

小路上有稀疏的游人，这使它看起来更像一个旅游的景点。这被称作旅游胜地的城市，号称德意志“最浪漫”的地方，如果没有这条登高怀古的路，大概会失却一半的神韵和灵魂。好在这个是萧瑟和略显寒意的日子，路上偶尔的行人看起来都有几分踽踽独行的意思了。毕竟摩肩接踵是有几分滑稽的。若是哲人小道看起来成了拥挤的香火之路，怎么说也不是



一个贴切和真实的景致。

一条路。这真是太有意思了，只有这时，只有当我真正在这寻访和攀登之中时，我才体味出它的含义，才有机会真正感知他，接近他，从精神上。而且我知道这也很难说是属于“认识”的问题，它是“一次性”的，是一次生命中的闪电，一次偶然的“神示”的心动，它将很快地消失，不会永久地“获得”和持续下去。这就是诗歌和思想，和生命，和一个流浪的人子的处境，和死亡……之间复杂的关系。理解一个诗人需要多漫长的过程？要耗费怎样的思想与感情？这条路帮助了我。那时我想到的几乎像莽莽群山的松涛，似乎汹涌澎湃，但又匆匆而逝，一恍它们就不见了，连个影儿都抓不住。

幸好还有他们帮忙，我手里还有他们——另一些作为诗人之同盟的哲人。是他们帮助我捕捉到那些思绪的丝丝缕缕，帮我去追寻这苦难而不朽的灵魂。这也是叫人困惑的——不是同时代的诗人，而是那些后来者，后来的哲学家、小说家和诗人把这灵魂重新找了回来，将他安放在艺术殿堂的高处，德意志的祭坛和人类精神的核心。

而歌德和席勒——这两位青年荷尔德林时代就已经名满天下的巨擘，他们却没有看到、也没有承认这后来者的才华，更从来没有亲和过他那纤细而博大的精神。为什么两颗同样具有着创造力、也热爱着自然和自由的心灵，却出现了可怕的盲视？当荷尔德林怀着一个晚辈对他们的景仰，跑到遥远东部的耶拿和魏玛去拜见他们，歌德所表现出的的是一个长者的冷漠和盛名之下的傲慢，他几乎无视这位叉手不离方寸、无条件地膜拜着他的青年。而席勒就更加主观，他倒是没有歌德那样的自恋，但却在和这个年轻人的“不对等的友谊”中，给了他太多自负而愚蠢的指点。或许在艺术的历史上这样的例证并不

苍穹下的仰望

算多，但这足以使我们的荷尔德林那痛苦的心灵雪上加霜——因为他是这样地相信他们，却又坚持着完全不同的自己。奥地利的德语作家茨威格意味深长地把这种交往称做是“危险的相遇”，因为他们是完全不同的灵魂，是水与火、碳与冰之间的不同。当席勒的思想正日益陷入恢弘掩饰下的苍白、理性包裹下的软弱的时候，他的诗歌灵感也已经接近枯竭。他是这样喋喋不休地教导别人的：“伟大的世界主宰孤单无朋，觉得有所欠缺——于是他创造了思想者，像一面幸福的镜子将他的幸福反射……”哈，这就是他已经完全定型了的息想，以及他日渐清晰又淡薄的高高在上的理性了。而这时我们年轻的荷尔德林是怎么说的——

欲说不能。他孤独地
在黑暗中徒劳空坐，
厌倦了那些征兆和神秘力量、
那闪电和洪水，
就像厌倦了思想，这神圣的主！
若信徒们不用心灵将他歌唱，
他就无法在人群中找到真实的自己。

生命的激情正在燃烧着年轻的身躯，放射出闪电一样的火焰。衰老的前者怎么能够使他就范？同样，当歌德在高呼着“要适度，适度！……节制，节制！”的时候，荷尔德林又是怎样在沉默中反诘！“如果在时代的坚实锁链中我的心在燃烧，你们如何将他缓和？只有斗争才能将我拯救，你们软弱者怎能夺去我闪光的本色？”也许用这种诗歌的“秘密”的、或者默诵着的方式来帮助他自己去反抗这时代的权威，这本身也是荷



尔德林的不幸和软弱，但是这应该也类似于一种“在路上”的情形了——他坚信着自己，但又怎能预料他身后的事情，知道自己一定会跻身其间，并博得那么多的承认，甚至超过了他面前的这两座高不可及的山峰？

面前的小路似乎出现了犹豫，远处的一片密密的灌木似乎预示着那片最后的风光的到来。路旁有一丛凋谢的玫瑰，枝干零落，残叶绛红。只有两枝未开就已干缩了的，还在风中可怜地颤抖，执意地抵抗这季节的包围。

小路上已变得空空荡荡。一丝暮色中的孤独围拢过来。或许当年的诗人就是止步在这里？他哀叹着这自然的壮美和喑哑，却感到了彻骨的疲乏、和寒冷。那时他回转身来，看了看无人迹的身后，那澎湃的激情还剩几许？疯长的秋草像波涛一样向他漫过来，将他那瘦弱的声音和无助的身体牢牢地盖住。

一百年后才有人重新踏上这一条路。是他们再度筚路蓝缕，重新踏出这通向诗歌、存在和语言的林中之路，这两位同样的智者，令这座古老的学府骄傲的人物——马丁·海德格尔，以及卡尔·雅斯贝斯——曾以不倦的热情，来为这被湮没的诗人呼号奔走。想必他们当年执教海德堡的时候，也会时常来这里漫步，追寻这诗人的灵感和踪迹。他们的很多思想也许就是在这条路上萌生或被感染的。想来这哲人小路也还应该有这样一层意思，而不独属于荷尔德林。最真实的意义上也许是，是他踏出了第一道足迹，而渐行渐多的后来者终将它踩成了一条道路。这也是思想和一切哲学的历程。

小路的尽头并没有出现雕像，在绿草之上，半黄的灌木之间，是一块简单的石碑，赭色的、接近暗红的一块石碑，好像一个边角还略略有些残损。暮色已快要降临，最后的一缕斜阳照射在石碑上面，打上一层古铜色的光晕。

苍穹下的仰望

这就是一条路的终点？就是这样的一点可怜的风景？我不知道在图宾根、在法兰克福、在魏玛和耶拿，那些印着诗人的稠密足迹的城市，是不是也有他的一两座雕像？在这个崇尚文化积累、热爱着哲学和艺术的国度里，到处都是博物馆和名人纪念地，我甚至听说在某个城市里居然还有一块叫做“歌德呕吐处”的纪念碑。我不知道这究竟是出于崇拜、还是对这崇拜的揶揄，但凡捕风捉影能够找到点依据的，人们总要想法子造上一座雕像，立上一块石碑，或者挂上一块牌子，沾一点名人旧居或足迹的仙气。可为什么独独对这位诗人，却是用了这样简单、甚至是粗陋的方式？

我想起了茨威格对荷尔德林的评价，也许这样的方式是最合适的。这个与自然同在、与大地同质的纯洁之人，他不会在意，甚至不会喜欢人们对他的那种华丽的纪念。在德国的艺术史中，也许歌德是永远要居于王者之尊的，而荷尔德林却永远只是流浪者和悲剧精神的化身。他虽然挚爱着神灵和天父，但他将反对任何对他自己的“神化”。茨威格说，“在德国思想史上从来没有从这么贫乏的诗歌天赋中产生出这么伟大的诗人”，与歌德那样的诗人比，荷尔德林的“才华”也许是贫乏的，然而他的魅力和不朽之处也正是来源于此。正如天地的大美，山川的愚钝，荷尔德林所需要的只是用生命来实践他的热爱。“他的材料并不丰富”，“他所做的全部就是吟唱”，“他比其他人都柔弱，他的天赋比重很小”……然而，他却因为自己的纯洁而“具有了无尽的升力”——茨威格禁不住地感叹：“这是纯洁性的奇迹！”哦，奇迹！我想象那时，这疲劳的人站在高处，语言贫乏到了极点，嘴里只有茫然的唏嘘，似有若无的呢喃。语言在这时和这里已失去了意义。他用了最简单的音节，和最苍白乏力的音调，甚至看起来让人难堪和尴尬的重